

# 马克思视阈下的“太平洋时代”

## ——兼论“太平洋时代”和“中国梦”的实现

王小龙<sup>1</sup>

(1.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摘要:**“太平洋时代”是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相结合的概念。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就对“太平洋时代”进行了宏观描绘。马克思关于“太平洋时代”的论述,是他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循着马克思的思路,我们能勾勒出“太平洋时代”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太平洋时代”对于中国而言是“天时地利”。“太平洋时代”和“中国梦”的实现是辩证统一的,在“太平洋时代”,中国应该抓住机遇,有所作为。

**关键词:**马克思;太平洋时代;中国梦;世界历史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4)07-0060-10

“太平洋时代”(Pacific Age)是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相结合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是:人们将步入这样一个时代,世界历史(时间维度)的发展重心转移到了太平洋(空间维度)。太平洋成为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前沿的交汇海洋,太平洋沿岸国家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关于“太平洋时代”的讨论就层出不穷,至今不衰。“太平洋时代”到底会发生什么?<sup>①</sup>是否会像有些学者描述的那样呢:“世界发展的重心在不断西迁,现在好运已转到了世界第一大洋;新的世界文明中心将由太平洋的新兴大国(或美国)体现。”<sup>②</sup>

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就对“太平洋时代”进行了宏观描绘。在马克思看来,“太平洋时代”既属于当下(马克思所处的年代),也属于未来,代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马克思关于“太平洋时代”的论述,是他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

### 一、马克思关于“太平洋时代”的论述和判断

从文本学的角度考察,马克思关于“太平洋时代”的论述主要见于他与恩格斯在1950年间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合著的几

收稿日期:2014-03-14;修订日期:2014-04-23。

作者简介:王小龙(1988—),男,广西合浦人,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发展。

① Rosemary Foot and Andrew Walter,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Pacific Centu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Issue 5, December, 1999, pp. 245-269.

② 王逸舟:“论‘太平洋时代’”,《太平洋学报》,1994年第1期。

篇《时评》上。

在《时评(1850年1—2月)》中,马克思通过研究认为:“太平洋的贸易已经集中在巴拿马,绕道合恩角的航线已经过时。”在太平洋东岸的一些地区,“以前几乎荒无人迹,现在正迅速地变成一个富足的文明区域,这里稠密地居住着一切种族的人:从美国佬到华人,从黑人到印第安人和马来人,从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到欧洲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流遍美洲,流遍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甚至把最倔强的野蛮民族也拖进了世界贸易,拖进了文明。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发展方向。”他在分析了古代、中世纪、现在及以前的情况后,认为:“世界贸易中心……在以前是伦敦……在现在则是纽约”,“世界交通枢纽……目前则是北美半岛南部”。他认为:“加利福尼亚的黄金和美国的不断努力,将使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同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也那样稠密、贸易也那样方便、工业也那样发达。”“那时,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线的作用;而大西洋的地位将要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那样只起一个内海的作用。”<sup>①</sup>

在《时评(1850年5—10月)》中,马克思通过分析数据和现象,继续论证他的预测。经过进一步考察,马克思认为:“由于太平洋上即将开辟新航线,以及由于1851年将举办大型工业博览会,工业将会更加繁荣。”他提出:“即使许多公司会破产,轮船还依然存在,而这些轮船将加倍发展大西洋上的运输,开辟太平洋上的交通,把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中国跟美国联系起来,把环球旅行时间缩短到4个月。”“特别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由于迅速的殖民地化和加利福尼亚的影响,发展得比太平洋所有其他地区都快;它们再也不能容忍跟文明世界远隔4到6个月的这么长的帆船航行路程了。”马克思讲道:“但是,加利福尼亚市场要跟太平洋沿岸所有市场的日益增长的容量相比,……跟亚洲和澳洲与加利福尼亚之间突然发生的联系相比,还并不算大。”<sup>②</sup>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太平

洋沿岸的市场容量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这将使得亚洲、澳洲和美洲围绕太平洋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

《时评》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坚持和发展他们的观点。1851年9月23日,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写道:“环行世界的航运半年后将获得广泛的发展,我们关于太平洋将在世界航运中跃居首位的预言会实现得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快。”<sup>③</sup>1860年,马克思在其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摘引了《时评》中的论述。对于在“太平洋时代”将发挥重要作用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马克思在《时评》中就预测道:“这里不久就会发生疯狂的投机,即使英国资本大量投入……纽约这一次仍然会成为整个这种投机的中心,并向1836年一样会首先遭到破产。”后来在《福格特先生》中,马克思对此进行了回顾:“我在1850年给美国作的这种预测,已由1857年的商业大危机完全证实了。”<sup>④</sup>在马克思看来,在仍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太平洋时代”,尽管中心已由大西洋移到太平洋,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并不能克服,因此危机的中心也同样会由“伦敦”转到“纽约”。总之,“纽约”不仅将继承“伦敦”的“财富”,也将继承埋藏在“财富”之下的资本主义危机。马克思关于“太平洋时代”的论述,是他在分析资本主义体系下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下的一个时空定位判断,是他世界历史理论的时空交点。尽管这些论述比较宏观而不甚具体,但我们仍能通过分析,进一步考察太平洋时代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276页。

② 同①,第585—592页。

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八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2页。

④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152页。

## 二、“太平洋时代”的形成与发展： 循着马克思的思路

“太平洋时代”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呢？结合马克思关于“太平洋时代”的论述并循着他的思路，我们大致勾勒出“太平洋时代”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 2.1 新航线的开辟和国际航运的发展使“太平洋时代”成为可能

在《时评》中，马克思特别强调交通的进步与太平洋沿岸国家发展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新航线的开辟以及之后国际航运的发展使得“太平洋时代”成为可能。

在中世纪以前，由于航运技术的限制，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水路在经济和军事上的重要性，但面对这片庞大而危险的蓝色世界，大多数时候只能望洋兴叹。相比于大西洋或太平洋，地中海成为当时的人们控制和利用海洋的极限，这就是何以“地中海时代”是西方语境下第一个世界文明的高峰的原因。航运技术长期没有获得革命性的提高，是“地中海时代”一直延续维持的原因之一。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萌发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胚芽，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在“地中海时代”孕育出了生命的种子。以原料和市场为重要要素的资本主义必然向要素丰富的方向生长，客观上对航海技术的革命性进步提出了迫切要求。在此之前，哥伦布的一次探险为资本主义幼苗的迅速成长提供了条件。这次“探险”成为世界航运发展的一个质变点：哥伦布4次横渡大西洋，表明国际航运技术已经可以驾驭这片更大的海洋，而其示范效应不仅在精神上激励更多的人向海洋进军，而且促进了航运技术的进一步提高。这又为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海外原料掠夺和市场占有的殖民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sup>①</sup>。可以说，新航线的开辟，拉开了“大西洋时代”的序幕。当然，这一发不可收拾的航运技术，

以惊人的速度在不断成长。过去需要几百年时间才能实现的技术进步，在现在大大缩短了，因此与“地中海时代”长期持续的状况不同，“大西洋时代”在成功问鼎之时，身后早已悄悄地站着一个不安分的接班人了。

作为“大西洋时代”接班人的“太平洋时代”，在当时还扮演着它的附庸角色，正如美洲之于欧洲一样。但是，这并不表明太平洋是默默无闻的。尽管发展的引擎还在宗主国所处的欧洲，但殖民地的发展却十分迅速，原因在于殖民地不仅是原料的产地，而且随着大批移民的到来，殖民地的市场日趋繁荣。早在17世纪初，“将葡萄牙人从远东根据地赶走的荷兰人，和以往的西班牙征服者完全不同，他们并未带着剑与圣经，而是带着秤和账簿前来。因为荷兰的航海家多是商人，他们所要寻找的只是新的市场与贸易路线”<sup>②</sup>。到了19世纪，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在资本主义发展要素的吸引下，新的航线亟需开辟。正是基于这个判断，马克思才指出：“由于太平洋上即将开辟新航线……工业将更加繁荣。”而恩格斯也说：“环行世界的航运半年后将获得广泛的发展，我们关于太平洋将在世界航运中跃居首位的预言会实现得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快。”作为新的航线即太平洋航线（区别于过去的新航线即大西洋航线），既为密切宗主国与殖民地的联系提供了便利，也促进了殖民地资本主义的成熟和发展，这就为经济中心的转移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 2.2 “太平洋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是“太平洋时代”的基础

市场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特别重视对世界市场的分析，认为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进程有重要关联。从某种程度上说，世界市场中心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经济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② [美]约翰·吉尔伯特著，陈希芳等编译：《太平洋航运史》，台湾自然科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86页。

发展的主导,就是哪个时代。在《时评》中,马克思谈到了“迅速的殖民地化和加利福尼亚”对亚洲沿岸地区的影响。加利福尼亚的发展本身也是过去殖民地化的结果,因此,殖民运动的客观影响应该是促进“太平洋市场”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时评》中,马克思已经列出了世界贸易中心的移动轨迹,即由古代是推罗等城市,中世纪移动到威尼斯等城市,工业革命以后定位至伦敦等城市,而以后将走到纽约等城市。可见,马克思认为,在他所处的年代,世界市场的中心已经在太平洋沿岸徘徊。

### (1) 殖民运动与“太平洋市场”的初步形成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是不间断占领和扩张市场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说:“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sup>①</sup>而“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sup>②</sup>尽管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来自殖民地的廉价原料曾是促使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重要条件,但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单纯的掠夺原料已经不再是资本家的主要任务,而抢占市场则成为资本主义维系其发展的命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欧洲殖民者经过几十年的掠夺与经营,基本培育了新大陆上的市场。“16世纪中后期大西洋上的三角贸易已开始形成,这可看成是大西洋市场初步建立的标志。”<sup>③</sup>除了这个所谓的“大西洋市场”(确切地说应该是大西洋西岸市场或太平洋东岸市场,因为这个市场向美洲新大陆倾斜,应该区别于传统上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大西洋市场”),西方殖民者还通过开拓亚洲殖民地的航线和贸易,同样在16世纪中后期初步建立了以澳门为东亚转运贸易中心和东西贸易中心的“东方市场”。<sup>④</sup>尽管如此,在16、17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仍是传统的大西洋市场。正如马克思指出:“在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英国。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sup>⑤</sup>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集中创造了市场的占有,而为了继续占有市场又促进了商业、手工业乃至大工业的发展。先发

资本主义国家所建立的市场是通过殖民地占领的方式得来的,可渐渐地,原来仅仅作为材料供应地的殖民地由于有了发育成熟的市场,而这个市场的潜在规模远远大于宗主国本身,使得某种程度上殖民地在经济上逐渐由附庸变为先锋,反倒成为宗主国经济发展的引擎。然而随着殖民地市场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殖民地独立和解放运动,致使宗主国的政治控制和军事占领越来越显得岌岌可危了。

马克思指出:“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新发现的土地的殖民地化,又助长了各国之间的商业斗争,因而使这种斗争变得更加广泛和更加残酷了。”<sup>⑥</sup>这种斗争事实上是为了掌握市场主权的斗争,不仅存在于宗主国之间,也存在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欧洲殖民者有大片的殖民地分布在环太平洋的美洲、亚洲和大洋洲地区,这些地区不仅是丰富的原料产地,更是广阔的商品市场。随着殖民地经济的发展,环太平洋的殖民地逐渐形成一个个虽未联合成整体但各自已经基本成型的小市场。特别是美国,由于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已经形成一个相对完备的“太平洋东岸市场”。美国的独立运动,从经济上看,是在“太平洋东岸市场”形成以后为了独立掌控市场主权而进行的革命。独立战争以后,欧洲殖民者渐渐失去了对该市场的主导权,因此不得不继续向东开拓,进一步通过直接侵略或间接殖民的方式发掘亚洲国家的新市场。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8页。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③ 王加丰著:《扩张体制与世界市场的开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191页。

④ 同③,第195页。

⑤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5页。

⑥ 同⑤,第562页。

“17、18世纪间,英国所以转向亚洲扩张,其主要目的,是在扩展英国商品的广大市场。然而到了19世纪,英国的产业资本主义便开始迅速成长。同时作为商品市场的亚洲,其相对地亦起了很大的变化,况且更由于美国的独立,使英国与亚洲的关系渐趋密切起来。”<sup>①</sup>然而,这又重蹈了当年殖民美洲的覆辙,客观上不但将亚洲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而且促进了亚洲政治上的觉醒。总之,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作祟,欧洲殖民者殖民地范围所到之处,都会培育一个新的市场,而由此激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政治反抗,又促使这个新市场的主权归于殖民地所在国,并在随后经过发展与原宗主国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殖民者殖民越多,最后自身受到的冲击反而越大,越加速自身的没落。

到了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殖民地的市场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环太平洋沿岸殖民地的贸易有了大幅增长。“加利福尼亚市场要跟太平洋沿岸所有市场的日益增长的容量相比,……跟亚洲和澳洲与加利福尼亚之间突然发生的联系相比,还并不算大。”以美国西海岸为中心“太平洋东岸市场”和位于东亚、东南亚的“东方市场”构成了“太平洋市场”的雏形。

## (2) 世界大战与“太平洋市场”的发展

到了19世纪晚期,欧洲老牌资本主义殖民国家的颓势已初现端倪。而作为处于新兴市场中心的美国则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据统计,1870—1913年的43年中,美国工业产值增加了8倍还多。从1870年到1913年,美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从23%上升到38%;在世界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8%上升到11%(仅次于德国),把英国和大多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到后面,跃居世界前列。<sup>②</sup>此时,无论是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还是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有限的殖民地已经不能满足他们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这加剧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化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列强为逃避经济危机的打击,保证资本主义生

产的不间断进行和最大限度地攫取垄断利润,必须努力开拓世界市场,当世界市场已经被瓜分完毕的时候,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资本主义列强会为重新瓜分世界市场和势力范围而开战。”<sup>③</sup>

“一战”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战。战争结束后,德国受到重创,而尽管英法等国也是战胜国,但其经济也受到严重影响。更为严峻的后果是,这场发生在欧洲领土上的大混战,使欧洲资本主义多年来积淀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受到严重削弱,导致战后初期欧洲民生凋敝、矛盾重重、市场萎靡,传统的“大西洋市场”风光不再。反观以美国为中心的“太平洋市场”则是另一番景象。192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5000亿美元,石油生产占世界的66%,铜占60%,汽车生产占85%,产业兴旺、市场繁荣。1922年,英、法、意三国共欠美国100多亿美元的债务。<sup>④</sup>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在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必然要取代英国在拿破仑战争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那个位置”<sup>⑤</sup>。

“一战”后,凡尔赛体系下的欧洲依然不平静。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使得欧洲社会矛盾重重。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场危机中,无论是传统的“大西洋市场”还是新兴的“太平洋市场”都受到重创。在危机的打击下,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平均下降了44%,倒退到了1908—1909年的水平,<sup>⑥</sup>似乎又使欧洲回到了“一战”前的境地。“美国完全停止了对欧洲的贷款;随之很快到来的就是全世界购买力的枯竭,并导致了价格的全面而灾

① 《殖民地时代》,台湾地球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4页。

② 萨那等著:《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10页。

③ 郭宝宏著:《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④ 同②,第307页。

⑤ [苏]列·库达科夫著,国际关系学院编译:《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139页。

⑥ 顾学顺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概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难性的下跌。欧洲的债务国受到双倍打击。……半个欧洲破产了,而另外半个欧洲也受到破产的威胁。”<sup>①</sup>在危机之下的欧洲传统的“大西洋市场”几乎要昏死过去。与欧洲相比,身处“太平洋市场”的美国尽管也深陷危机,但由于罗斯福新政的实施,使危机得到缓解。需要指出的是,罗斯福新政的一个重要施政理念,就是广泛调动美国本土市场的积极性,通过扩大内需,提高国民边际消费倾向而缓解危机。换言之,立足于人口数量庞大的本国乃至整个“太平洋市场”,美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化解危机的新路。与美国相比,欧洲及其传统“大西洋市场”可没有那么幸运,经济危机种下了战争的恶果,这对于加速“大西洋市场”的没落又是狠狠的一击。

“二战”对于欧洲传统的“大西洋市场”而言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重创。在战争中,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几近崩溃,欧洲市场一片颓败气数。在战争初期,美国因为所谓的“中立政策”而身外事外,并且还利用这个机遇向欧洲交战国出售武器和物资,太平洋航线一时间运输繁忙,“太平洋市场”呈现繁荣景象。据统计,在战争初期,美国依仗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经济实力,趁世界市场商品匮乏之机,大量倾销商品,其出口贸易总额曾占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1/4左右,一下子登上了世界贸易霸主地位。<sup>②</sup>美国参战后,美日冲突成为危害“太平洋市场”的最重要因素,而由于日本除了轰炸珍珠港外并未祸及美国本土,故而“太平洋市场”中的美国本土部分得以正常维持。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把整个欧洲纳入美元区以控制传统的“大西洋市场”。在亚洲,美国也同样通过援助政策,对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进行隐性的经济控制。这使得战后初期的“太平洋市场”继续在美国的主导下不断巩固和发展。但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美国的国内经济增长日趋放缓,不仅内需不振,而且对外贸易竞争力也不断衰退。“由于对外贸易增长速度缓慢,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每况愈下。美国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1950年的17.8%下降到1981年的12.7%。”<sup>③</sup>与美国

相反,日本经济发展迅速,1953—1973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年平均增长率为3.5%,而同期日本则为9.8%。<sup>④</sup>特别是日本对外贸易,不仅增长率大大超过美国,而且各项目所占世界份额也大有赶上美国之势。尽管日本国内需求不大,但因为其对外贸易发展迅速,本国的消费能力也大增。总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市场发展繁荣,这使得“太平洋市场”的重心有向日本倾斜的态势。与此同时,经过几十年的自身建设及美国援助,传统的“大西洋市场”逐渐复苏,德国成为欧洲本土市场的重要主导力量。与美国相比,德国经济发展迅猛,同样以1953—1973年德美两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年平均增长率为例,德国同期比美国高出2.4个百分点。<sup>⑤</sup>但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西欧经济又陷入停滞衰落,而太平洋尤其是西太平洋东亚地区则繁荣蓬勃。这又反过来刺激西欧决心以加速一体化的办法来搞活经济,以对付来自“太平洋的挑战”。<sup>⑥</sup>可见,欧洲传统的“大西洋市场”仍有很强的竞争力。正当由于美国整体经济增长衰落,欧洲和日本在互有得失间你追我赶,使得“大西洋市场”和“太平洋市场”似乎要平分秋色之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相对平衡的力量对比。“人口是决定生产消费量和生活消费量的基本因素。”面对这个在当时有着10亿消费人口的巨大市场,欧洲市场不禁要重新掂量下自己的分量。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依靠对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知识信息经济的主导权,美国经济迅速复苏,甚至进入巅峰状态。以高、精、尖著称的美国新产品,充分地吸引和满足了亚太地区的市场需求,使“太平洋市场”的供求关系相互刺激,为“太

① [英]卡尔著,徐蓝译:《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7-108页。

② 卢荣忠:“试析战后美、日外贸地位沉浮的原因”,《国际商务研究》,1986年第1期。

③ 张锡嘏:“战后世界市场的主要变化”,《国际贸易问题》,1985年第2期。

④ 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⑤ 同④。

⑥ 程毕凡:“太平洋经济合作展望”,《亚太研究》,1992年第6期。

平洋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此时,“太平洋市场”(确切地说是太平洋西岸市场)具备了世界上任何地区都垂涎的优势:中国的庞大消费能力和美日韩等国的优质商品和先进技术。这使得“太平洋市场”如磁石一般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界、学界纷纷讨论和研究“太平洋时代”,<sup>①</sup>苏联学者也在讨论所谓“太平洋共同体”的问题,<sup>②</sup>而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也不甘落后,赶忙面朝“太平洋”,提出了以美国为轴心的“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sup>③</sup>总之,全世界掀起了长达数十年的“太平洋热潮”。

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移动的轨迹,总是按照经济规律,追寻着世界市场中心这一目标。世界市场中心,既指生产范畴的世界市场的供应中心,也指消费范畴的世界市场的需求中心。世界市场是马克思理论研究和创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马克思多次强调世界市场对于资本主义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时评》发表之后的185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正式提出了世界市场的写作计划;而此后不久的1860年,马克思就在《福斯特先生》中论及世界市场的问题时,再次回顾和引证了他在十年前关于“太平洋时代”的理论判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仍然坚持立足于世界市场来分析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马克思通过分析,预见到了广大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市场的发展前景。他在《资本论》中讨论劳动成本相关问题时的一个注释中提到了这个问题:“由于此后出现了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我们现在迈进了一大步。议员斯特普尔顿向他的选举人说:‘如果中国成了一个大工业国,那么欧洲的工人人口除非把生活水平降低到他们的竞争者的水平,否则,我就不知道他们怎样才能坚持竞争。’”<sup>④</sup>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时曾注释道:“由于一切文明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的工业迅速发展,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大大加剧了。”<sup>⑤</sup>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年代,由于美国市场的发展,以英国为中心的传统“大西洋市场”已经感受到了威胁,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已经因为美国的原因被来自太平洋的引力继续向西拉拽。

16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按照马克思从经济的视角去观察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又以世界市场作为标准去定位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那么,马克思关于“太平洋时代”的预测已经基本被证实。今天,太平洋东西两岸的美国和中国已经分别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成为世界上科技和信息经济的领头羊,而中国则成为世界工厂。据统计,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16万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贸易比重的12%。<sup>⑥</sup>在市场供应方面,太平洋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源地。在市场需求方面,“太平洋市场”中的庞大人口基数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太平洋市场”内部的美日、中美、中日、中国—东盟贸易发展迅速,此外,太平洋沿岸国家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为对方提供了广阔的需求市场。总之,这个围绕太平洋而形成的繁荣市场,将当前的世界历史定格在了太平洋上。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其他一些思想家,都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去界定世界历史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太平洋时代”更确切地说是“经济太平洋时代”。但是,纵观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过程,至少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世界文明的发展总是由“经济领航”的,那就是说,由于经济的先期发展随后带动政治、文化和社会的进步。因此,尽管我们目前尚未能武断地下结论认为太平洋已经是集大成的世界文明的中心,但我们仍可以预见到在“经济太平洋时代”的基础之上的“太平洋文明”。

① 渡边利夫、平田章:“亚洲太平洋经济的形成”,《世界经济译丛》,1986年第7期。

② “‘太平洋共同体’:概念、实践、前景”,《世界经济译丛》,1986年第7期。

③ 刘昌黎:“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济联合”,《世界经济》,1995年第9期。

④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93页。

⑤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页。

⑥ 庞东梅:“我国跃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金融时报》,2014年3月3日。

### 三、“太平洋时代”和“中国梦”的实现

从“大西洋时代”向“太平洋时代”的转变过程并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有一个过渡时期。准确地说,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我们不能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太平洋时代”。按照马克思的预测,只是从那时开始,世界发展开始由“大西洋时代”向“太平洋时代”迈进。这个过渡时期一直由19世纪中后期持续到20世纪中期。换言之,马克思所处的年代,仍是“大西洋时代”,更为确切的说,是由“大西洋西岸时代”向“太平洋东岸时代”过渡的时代。而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太平洋时代”,具体来说,则是由“太平洋东岸时代”向“太平洋西岸时代”过渡的时代。

中国在地理上是太平洋大国,而当代中国又身处“太平洋东岸时代”向“太平洋西岸时代”的过渡期,如果以我国古代思想家孟子的哲学来解释,时空维度相结合的“太平洋时代”对于中国而言是“天时地利”。<sup>①</sup>“太平洋时代”和“中国梦”的实现是辩证统一的,在“太平洋时代”,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努力实现“中国梦”。

#### 3.1 “太平洋时代”是实现“中国梦”的最佳时期

“实现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sup>②</sup>“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伟大构想与“两个一百年”(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是相辅相成的。这“两个一百年”,是“太平洋时代”下“中国时间表”里的两个重要节点。如果从世界经济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看,“太平洋时代”正是我们努力实现“中国梦”的时代背景,是实现“中国梦”的最佳时期。

第一,从天时的角度看,“太平洋时代”为实现“中国梦”营造了相对和平的环境。“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主流,也是太平洋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从历史上看,过去每一个时代的

过渡,都会爆发严重的矛盾冲突甚至战争。欧洲国家为了铸就 and 维持“大西洋时代”,曾发动了多次战争。在“大西洋时代”向“太平洋时代”过渡期间,由于争夺市场等各种因素造成的矛盾,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在过去,几乎每一个时代的跨越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太平洋时代”的初步确立始于“二战”以后,“太平洋时代”的发展尚未达顶峰,仍然处在青年时期。从历史上看,一个时代确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地位的确立和势力的平衡,总能保持长时间的相对和平。另外,从民众心理上看,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战争特别是非正义的战争已经失道寡助,世界上反对和遏制战争的力量不断增强。因此,总的来说,“太平洋时代”将是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个安定和谐的国际国内环境。无论是“开元盛世”还是“康乾盛世”,盛世时期总是与相对和平的环境同在。当然,在盛世之前,也曾有过长期的阵痛,那就是战争频繁的乱世。如果与中国古代各个盛世之前的乱世相对比,近代一百多年的中国饱受欺凌的苦难岁月就是乱世,那么,乱世之后的和平就应该伴随着一个盛世。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国家才能大力发展经济,实现富强;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民族才能团结进步,实现振兴;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实现幸福。总之,相对和平的“太平洋时代”,为“中国梦”的实现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第二,从地利的角度看,“太平洋时代”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繁荣的经济平台。罗伯特·阿尔布里坦(Robert Albritton)从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来划分世界历史的不同阶段。他认为1700—1750年为重商主义阶段,1840—1870年为自由主义阶段,1890—1914年为帝国主义阶段,1950年以后则为消费主义阶段。<sup>③</sup>“太平洋

<sup>①</sup> 参见《孟子·公孙丑下》。

<sup>②</sup>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sup>③</sup> [加]罗伯特·阿尔布里坦:“资本主义的未来完成时”,载[加]罗伯特·阿尔布里坦主编,张余文译:《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144页。

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消费主义”的时代。在消费主义阶段,市场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某种程度上,谁处于或占有广大的消费市场,谁就能在竞争中致胜,而人口则是影响消费能力的基本因素。大约占世界人口一半的环太平洋沿岸地区是“太平洋市场”的广阔腹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消费主义”选择了太平洋。在“消费主义”时代,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发展拥有广阔的市场需求,问题关键则在于如何利用好经济平台,充分抢占和开辟市场、吸引和扩大需求。在当代的太平洋沿岸地区,许多国家都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拥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另外,从中国的视角出发,目前环太平洋区域已有亚太经合组织、东北亚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贸易合作平台,而中美、中日、中韩等国家互为重要贸易合作伙伴,关系越来越紧密。凡此种种,都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广阔的施展舞台和发展空间。发展经济仍然是当代中国的中心主题,也是解决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关键,更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条件。回顾中国古代的历史,中国曾因为其立足东亚面向太平洋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开辟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开创了一个富饶文明的时代。今天,在这个合作共赢已经成为主旋律的时代,太平洋周边国家的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的进步提供了“正能量”。“太平洋时代”的基础是“太平洋市场”,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市场将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平台。只有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国民经济才能实现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不断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坐拥繁荣“太平洋市场”的“太平洋时代”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经济的平台。

### 3.2 实现“中国梦”是铸就真正的“太平洋时代”的重要条件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抓住“太平洋时代”的机遇,而“太平洋时代”的发展也需要“中国梦”的助力。

第一,“中国梦”的实现能为“太平洋时代”提供经济支撑。前面我们已经对现在所处的时代进行了定位,那就是由“太平洋东岸时代”向“太平洋西岸时代”过渡的时期。“太平洋时代”的这一时期,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经济中心的东移,而中国则是吸引经济中心东移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中国是太平洋西岸国土面积最大、海岸线最长、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体。按照目前的发展状况,假以时日,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sup>①</sup>在这个消费的时代,中国的十几亿消费人口和巨大的市场容量,是强大的磁石。“中国梦”的实现,能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市场的长久繁荣,而这对于维系和推进“太平洋时代”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二,“中国梦”的实现能为“太平洋时代”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冷战结束以后,过去的两极格局已经解体,世界政治力量向多极化发展。在过去的“太平洋时代”,某些国家依仗自己实力的强大,总是兴风作浪,破坏太平洋地区的稳定和谐。时至今日,这种状况应该有所改变。一些日本学者指出:“作为日本邻邦的中国,选择怎样的富强之路是其面临的最大问题,不仅要增强国家的内在凝聚力,也要扩大国家的外在影响力。”<sup>②</sup>“中国梦”的实现能增强中国的实力,同时扩大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从而有利于维护太平洋地区乃至全世界的经济、政治平衡。“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中国梦’内在的‘世界观’”,“‘中国梦’倡导并致力于世界的合作共赢。”<sup>③</sup>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说,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sup>④</sup>。“中国人民对战争和动荡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

① 胡鞍钢:“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学术界》,2008年第4期。

② [日]久保亨:《现代中国の歴史:两岸三地100年のあゆみ》,东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页。

③ 艾四林:“‘中国梦’与中国软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3期。

④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

中国“将坚定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也“将积极推动亚洲和世界范围的地区合作”。拥有和平合作信念的“中国梦”,是维护和促进“太平洋时代”和谐与繁荣的正能量。

邓小平曾经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人在讲‘亚洲太平洋世纪’。……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亚洲一些发达国家大力鼓吹由它们主导的“太平洋世纪”已经到来之时,邓小平以冷峻的目光和睿智的思维进行了回应。他不同意那种认为“亚洲太平洋世纪”(即我们上面提到的“太平洋西岸时代”)在当时马上就要到来的看法。一方面,在当时,尽管世界总体上步入了“太平洋时代”,但某种程度上并非“亚洲太平洋时代”,而仍是“美洲太平洋时代”(即“太平洋东岸时代”)或由“美洲太平洋时代”向“亚洲太平洋时代”(即“太平洋西岸时代”)过渡的时期。另一方面,在当时,仅靠亚洲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力量,尚不足以支撑起一个“亚洲太平洋时代”。如邓小平所说:“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

## 四、结 语

“太平洋时代”到底会发生什么?一些日本人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经济、产业的中心,正在从以美欧为中心的大西洋转向以日美为中心、包括太平洋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太平洋。……正如过去隔着大西洋的英国和美国,曾在世界上处于主导地位一样,现在由隔着太平洋的美国和日本主导世界的时代即将到来。”<sup>①</sup>而一些美国人的看法可能与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2011年在《外交政策》上一篇文章的观点相似,即“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问题是,当下和未来的“太平洋时代”,已不是像过去那样由一个或者几个国家能够单边主宰的了,而是靠环太平洋各国共同努力来维持和发展的。“亚太的未来将属于亚太人民。新的太平洋世纪,容不得任何国家对区域利益的独占。”<sup>②</sup>一句话,“太平洋时代”的发展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当代中国应该在“太平洋时代”抓住机遇,有所作为。

编辑 罗凤灵

## The Pacific Age in the Eyes of Marx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cific Age and the Fulfillment of Chinese Dream

WANG Xiaolong<sup>1</sup>

(1.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Pacific Age is a concept in a combination of space and time. As early as 160 years ago, Marx described a macro picture of the Pacific Age, which is an accurate judgment of him on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history. Following the ideas of Marx, we can outline the history of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acific Age. As for China, the Pacific Age is a good chance to fulfill the Chinese Dream. The Pacific Age and Chinese Dream is a dialectical unity. China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and make a difference at this time.

**Key words:** Marx; Pacific Age; Chinese Dream; world history

<sup>①</sup> [日]江口雄次郎:“太平洋时代”,《世界经济译丛》,1985年第8期。

<sup>②</sup> 王湘穗:“从大西洋同盟到太平洋世纪——全球力量重心转移的历史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1期。